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明　馮琦馮瑗　撰

文學類八

論文三十二則

魏文帝典論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

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徳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

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

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慴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

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與吳質書　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及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

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

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絶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

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娱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叙心

吳質答魏太子牋　奉讀手命追亾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

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

亾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已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䑕猶欲觸胄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

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

曹植與楊德祖書　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虵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絶跡一

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猶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讃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

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

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

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憖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

楊修答臨淄侯牋　修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

能宣昭懿徳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甞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刋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

金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絶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别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儔為皆有諐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

晉陸厥與沈約書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顔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

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擿句差其音律也
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
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
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
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
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闇
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
清濁為言劉植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帖之談操

末續顛之說興玄黄於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兹論為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

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
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
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恔富羽獵
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
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
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
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
言曾無先覺也

沈約謝靈運傳論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

文以情變絶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説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

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玄之氣爰逮宋氏顔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黄律吕各適物宜欲使宫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

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顔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劉彦和文心雕龍序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緜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拘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

行旦而寤廼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廼小子之
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
註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
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
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
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
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陳辭貴乎體要尼父
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於體要於是搦筆和墨乃

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疎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

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
文叙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
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
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
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
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
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叙一文為易彌綸羣言為
難雖或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

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茍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缾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

梁裴子野雕蟲論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有禎祥及幸讌集輙陳詩展義

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悱惻芳菲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應等之俳優揚雄悔為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為家則蘇李自

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壽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咏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敢荀卿

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乎

梁太子以侍讀徐摛為家令兼管記摛文體輕麗春坊盡學之時人謂之宮體武帝聞之怒召摛欲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從横應對如響武帝甚加歎異寵遇日隆

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丞相宇文泰欲革其弊魏主饗太廟泰命尚書領著作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隋李諤上高祖革文華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導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襃德序賢明勲証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薄魏之三祖更向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從上有同影響爭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

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廂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取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向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説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業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天壤遞相師祖久而逾扇及皇

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索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兹世如闻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稱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

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唐太宗幸翠微宫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宫頌太宗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進士王公謹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太宗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

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太宗善其言

羣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章何救於亡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肅宗時劉曉上疏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

木之間極筆烟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
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
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文宗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
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鄭覃曰詩之
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
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
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于經術上甚重之上嘗

欲置詩學士李珏曰詩人浮薄無益于理乃止

呂溫人文化成論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

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謟諛之臣將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平流蕩因循闇而未悟不

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則秦漢魏晉聲名文物禮縟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伎廁雜其間乎

李華質文論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裼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痼瘠天下詐極

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為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譏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荒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

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
啟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為羿奪
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嶽而羿浞愚弄鬬爭內外
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是觀之則聖
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
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
明矣漢氏雖歷産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
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强

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
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並興四夷多難復子明
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
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囹圄虛空逮昭王南征
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六官備職六
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
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
堪覲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仁窮

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于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縟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

罪而褒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筴之信而陳僂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瀆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内之廣億兆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

無以為惑乎

牛希濟表章論　人君尊嚴臣下之言不可達于九重表章之用下情可以上達得不重乎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前名臣表疏詞尚簡要質勝于文直指是非坦然明白致時君易為省覽夫聰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奥學深文研窮古訓且理國理家理身之道唯忠孝仁義而已苟不踰是所措自合於典謨所行自偕於堯舜豈在乎屬文比事況人君以表疏為急者竊

以為稀況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儒臣必使旁詢左右小人之寵用是為幸倘或改易文意以是為非逆鱗發怒略不為難故禮曰臣事君不援其所不及蓋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喻且一郡一邑之政訟者之辭蔓引數幅尚或棄之況萬乘之主萬機之大焉有三復之理國史以馬周建議不可以加一字不可以減一字得其簡要又杜甫嘗雪房琯表朝廷以為廋辭倘端明易曉必庶幾免于深僻之弊夫僻事新對用以相誇非切于理道

者明儒尚且杼思移時豈守文之主可以速達竊願復

師于古但寘于理何以幽僻文煩為能也

韓愈答崔立之書　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

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

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敎貶

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觀足

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

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

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至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

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也私怪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為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設使古之豪傑之士若

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懐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固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如何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也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

知於天下雖兩刖足而不為痛且無使�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固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此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䆳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濵求

家國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埀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玊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伸於知已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柳宗元讀毛頴傳後題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頴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

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竊竊取青妃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太羮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

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竒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竒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

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

答韋中立書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為炳炳烺烺務采色衒聲音而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

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没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

其幽絫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

李翺答進士梁載言書　足下不以翺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于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皆告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翺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邪雖然意盛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

聞蓋行巳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宏用心莫如直進徳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别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月包乎若天地掇章稱味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

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上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

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茍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是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生也義不必深不主於理言不必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

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

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為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

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別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

鄭凡事子産於齊凡事晏平仲傳曰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

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韋踐之與翺書亟叙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為犯

杜牧答莊充書　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

亂如入闤闠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為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

也自兩漢以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楊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

顧況文論　周語之略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為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

之君子之文為龍為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為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斑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于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鐸

狗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璧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沈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詠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堯舜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太顛閎夭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廚

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地風雅亦麗于人是故文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牘鬼神明者牘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白居易與元九書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

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飛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察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

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寳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于諂詠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為騷詞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係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徬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

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藝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泉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于時六義寖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凉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

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于此而義歸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離花先委露别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三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稱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

餘首至于貫穿古今覼縷格律盡工盡苦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石濠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之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

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于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以酬恩奬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毀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言藉藉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

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奴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僕數月來檢討囊袠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目

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務牽於外情性動于內隨感而形于嘆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二韻至百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一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于執事㣲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當師此

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其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終始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意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于一時一物發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他

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于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淡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

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絶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

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脱蹤跡傲軒冕輕人寰者又以此也

裴度寄李翺書　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帝力其道漸被于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於是作周孔之文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

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為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實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為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

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竒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凖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徳在止至善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制作大㫖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羇束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為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

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諭又何必遠闚經術然後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雖非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若

以為未幸不以苦言見革無感

李德裕文章論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蕩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為是也近世詔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

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
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荊壁不能無瑕隋珠
不能無纇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
之內未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
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
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
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
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

琴瑟高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歲今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怳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吉也

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鹾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中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

道學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澁方可置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短氷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日帶潮聲晚烟和楚色秋又曲塘春

盡雨方響夜深船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鵰聲帶
晚饑得於喪亂則有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
入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棊聲花院閉幡影
石壇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
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
舞鶴終畢得於郊原則有遠坡春早滲猶有水禽飛得
於樂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
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

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濵於淺陋亦未臻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劒更勝添健僕亡書渾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𢌞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又殷勤元日日歌午又明年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絶句之作本於詣極俾終古不能扣我耳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上即知味外之旨矣勉旃

後唐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

相唱和頗自矜伐明宗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

宋歐陽修答吳克秀才書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

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

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如是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

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恱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

孫復答張侗書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

之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其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擿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摭實有感而作為論為議為書疏歌詩贊頌箴解銘説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

也若肆意構虛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污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也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齊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以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哆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箱滿

集發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瞽言徒汚簡冊者乎至於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而已

博物 九則附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闟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嘆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馬左袪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馬霸王之君興而登

山神見且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袪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齊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

者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于王者

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其神

為釐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

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

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

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

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

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

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伯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

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云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

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于陰而屬陽故皆卵生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齝嚼者九竅而胎生日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邱陵為牡川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

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

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

子以葬之將與其别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

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

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

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邱主辰商

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

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

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
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
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
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
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
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
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
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

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兹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内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

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滛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

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

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晉張華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
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
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
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
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
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
果有蛇蛻焉吳都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
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

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吴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嘗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吴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

寄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劒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劒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劒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劒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劒寶愛之常置坐側

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没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

書七則

晉書王羲之傳論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絶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

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卧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轂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

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衛恒四體書勢序　昔在黄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

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為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絶矣漢武時魯恭王壊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

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說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

篆者自秦壊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竒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于

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

雇觀者以詶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

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忩忩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仲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

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字勢　黄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歴代莫發眞偽靡分大晉開元宏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蕁以垂穎山嶽峩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

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頹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緜緜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迹為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

隸勢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宏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絶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巇嵳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炫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

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蔡邕篆勢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複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激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抄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

鴻鵠羣遊絡繹遷延迫而察之端際不可得見指僞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為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宏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頫仰舉大略而論旃

崔瑗草書勢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曁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隷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

時諭指用於卒廹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㟷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黜黕點黗狀似連珠絶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枝絶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巇螣虵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隺馬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率大較髣髴若斯

宋歐陽修與石推官書　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悦之者與嗜飲茗閱圖畫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為棊梡革為

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女往往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

亦猶是矣而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篤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

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盖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

畫一則附

顧愷之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隣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

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絶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